

# 上昆《牡丹亭》轰动波尔多 “一部真正的中国杰作”



■本报特派记者 邢晓芳

以悠久的历史、卓越的葡萄酒产业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法国南部城市——波尔多，是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之都。早在公元前1世纪，罗马人从凯尔人手中征服了这片土地，并将其改名为“波尔多”。18世纪是波尔多的黄金时代，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建设，许多宏伟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在这一时期建成，使波尔多成为当时法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。位于市中心的波尔多大剧院正是法国18世纪建筑代表作之一。建于1780年的剧院外观犹如一座庄严的希腊式神庙。一排12根科林斯式巨柱构成宏伟匀称的门廊。门廊顶部阳台上，并排竖立着12尊神态各异的希腊神话女神。剧院内部装饰金碧辉煌，宫廷式的包厢和楼座有四层，是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参考样本。

这座凝结数百年历史与丰富文化的艺术殿堂，在刚刚过去的三天(10月17日—19日)里，第一次因为中国的昆曲之美而沉醉。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，上海昆剧团首次携昆剧全本《牡丹亭》(精华版)来到法国，于10月15日—23日，分别在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、巴黎雷博拉戏剧院绽放东方雅韵，开启跨越国界的文化之旅。

在波尔多大剧院，上海昆剧团带来的《牡丹亭》开创了历史上的多个突破——首次用“中国歌剧”为其歌剧抒情季开幕；首度亮相这座城市的中国古老戏曲，三场演出在开票10天内全部售罄；首演当晚，中场休息时剧院包厢与回廊里充盈着观众们热烈的讨论

▲波尔多大剧院(国家歌剧院)。本报特派记者 邢晓芳摄  
▲昆曲《牡丹亭》(精华版)演出照。Pierre Planchenault摄

声(剧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:这是观众被激发出好奇心和探讨欲的重要象征),谢幕时全场有节奏的掌声经久不息;而首演之后波尔多至少五六家媒体刊发报道盛赞“中国杰作征服波尔多”,大篇幅介绍了昆曲这一“从历史溯源到艺术造诣媲美意大利歌剧”的艺术瑰宝,既惊叹于“东方莎士比亚”汤显祖笔下极致浪漫的爱情文本,也感动于罗晨雪、胡维露等主演“青春而生动”的表演。

事实上,上海昆剧团的到来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潮,远远不止于1400座的剧场内部。波尔多大剧院总经理翁德先生在首演当晚,向全体演员的精彩表演诚挚致谢,并向剧团赠送一幅其父亲特意创作的“牡丹图”。连续三天,不少观众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盛装而来,小朋友们更是在演出前的“勾脸”体验处排起了长队。带着十岁女儿前来的陈医生一家三口告诉记者,上海昆剧团到来的消息轰动已久,八月底上网购票时就发现“仅剩最后几张”,“我当时就想,实在买不到票,我们就全家开车去巴黎看。”而她也能感觉到“对法国观众来说,这是全新的、非常罕有的艺术体验。虽然法语字幕还可以再准确雅致一些,但已是非常可贵的文化碰撞。真希望这样的好戏能多来”。坐在三楼中包厢的一位法国老先生正装出席首演,他告诉记者为了看这部剧甚至提前准备了四五天,找来不少相关的书籍和录音“做功课”,还反问记者“这样的古老艺术,在中国是否受到今天的年轻人欢迎”,得到肯定的答案后,老先生开心地跟记者握手道一声“bravo(真棒)”。

经过数年前《临川四梦》欧洲巡演的良好积淀,上昆此行带来的《牡丹亭》(精华版)在浪漫而颇具艺术品位的法国观众中“接受良好”并不意外。或者,正像波尔多的Classykeo艺术频道所言:“我们的英雄柳梦梅穿越阶层、穿越地狱生死,带回丽娘。爱胜利了,梦想超越了现实。人们仍然想要继续追求伟大的梦想,真的让人感到欣慰。为爱而死?为什么不呢!爱比死亡更强大。今晚,波尔多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。我们曾在想,西方观众将如何迎接这部中国杰作,尽管他们并不完全掌握所有的文化符号,现在我们知道了:观众被征服了,热烈地为艺术家们鼓掌。爱,无国界!”(本报法国波尔多10月20日专电)

## 唱响中国铁路人劳动赞歌

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《逐梦》在东艺上演

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“火花飞舞,烙铁铸钢;汗水挥洒,烈焰闪耀。”舞台上的巨型钢铁结构,象征着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成就。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创作资助项目、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(以下简称“全总文工团”)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《逐梦》,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“爱我中华·系列演出”参演剧目,于10月19日至10月20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三场,唱响中国铁路人劳动赞歌,收获好评如潮。

今年5月首演于中央歌剧院的《逐梦》由全总宣教部、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指导,全总文工团、北京陵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,全国十大产业工友支持。这部以高铁研发为背景的工业题材作品,生动展现了中国铁路从蒸汽时代到高铁时代的发展历程,塑造了中国铁路职工追求梦想、为国建功的时代群像。此次《逐梦》参演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,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上海礼赞新时代中国工人精神风貌。

《逐梦》出品人、全总文工团党委书记、团长钱磊介绍,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

一个缩影。“我们倾力打造这部音乐剧,就是要艺术化地记录和展现这一光荣历程,展现国家发展、科技进步和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风貌,期待这部作品能给更多上海一线工人带来心灵共振。”《逐梦》总策划、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监、主人公陈雨虹扮演者陈思思表示,主创团队多次深入中车集团与各铁路部门调研,与工匠师傅们座谈,演员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体验,中国铁路事业取得的成就浓缩在不少极具代入感的场景里。

一首首奋斗的赞歌,触动了沪上观众的心弦。“追逐梦想的过程是艰苦、艰难的,也是伟大的,这部音乐剧瞬间把我带到中国铁路发展史上那段峥嵘岁月,看到国家能有强起来的今天,十分感动。”全国先进工作者徐敏表示。作为一个曾经经常因为工作而不回家的交通海事工作者,上海观众姜龙观看《逐梦》之后,深有感触。“中国人,靠自己。无论是引进吸收还是自主创新,背后都浸透了我们产业工人的汗水和无尽智慧,背后都有着无数家庭的默默奉献。”姜龙回忆,上世纪90年代上大学时,自己买了绿皮火车的站票,历经30多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;而现在坐着复兴号刷着手机,几个小时就能到想要去的地方,而且安全、舒适、便捷。

演出期间,全总文工团还受邀携音乐剧《逐梦》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,与来自国内外的文艺从业者进行交流。

### 观众席

## 《逐梦》:百炼钢下的绕指柔

赵启欣

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,帷幕拉开,一个镌刻着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铺展在观众眼前。

《逐梦》的主线围绕着中国铁路的壮阔发展史展开,以陈雨虹研发团队为代表的高铁建设者群体攻坚克难,走出自主创新之路,展现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。而国家荣耀下,音乐剧细腻描绘了一个为铁路事业默默奉献的家庭故事,构成了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温情副线。以陈雨虹一家为缩影,《逐梦》回溯陈雨虹的童年,那时,她因玩具小火车而萌生出朴素的梦想——希望火车跑得快些,这样父亲便能早些回家。这颗梦想的种子,在她心里生根发芽。随着剧情推进,儿时的初心与当下的奋斗交织并行。

作为音乐剧的灵魂,《逐梦》的音乐创作不仅融合了摇滚、说唱、戏曲等多种艺术元素,还紧密贴合着戏剧的结构脉络。童声演绎的《小火车》是陈雨虹最初的梦想,每当遇到挫折时,这首歌都会“闪回”,成为她的心灵灯塔和前行动力。《拾忆》以落叶为引,首次出现在陈雨虹对父亲的思念情景,

后又再现于她和女儿的对话中,为人父母方知父亲的不易与苦心,在陈思思饱含深情的演唱下,写满对孩子的歉疚和对理想的坚守。从气势磅礴的合唱《干不了》到主题歌《今时今日》,表现了中国铁路人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历程,“没有翻不过的山,没有跨不过的河”,诠释出大国工匠们顽强的毅力和决心,体现了音乐和戏剧的整一性。

舞台中央一个轨道意象的巨大钢铁构造,作为贯穿戏剧的核心装置,让人仿佛身临高铁的研发车间,亲眼见证“复兴号”的诞生。轨道主体下隐藏着桥梁和楼宇,表现出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和面临事业与家庭间的两难。舞台设计让陈雨虹与女儿、父亲与陈雨虹两个场景间穿越时空,上下映照,此时亲情的理解与激励升华为理想的接力与传承,在灯光音效的渲染下,把舞台的氛围推向高点。

《逐梦》在选题、创作、表演等方面都有着深厚而丰富的意涵。全总文工团以音乐剧为载体,谱写了一曲百炼钢下,坚韧与柔情并蓄、力量与梦想共鸣的奋斗者赞歌。(作者为青年艺评人)

## 北京人艺外国戏保留剧目《哗变》时隔36年再度献演申城

# 舞台教科书诠释为何“话剧姓话”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

1988年,北京人艺话剧《哗变》首演,并来沪演出。36年,那声海上鸣笛再度响于申城,曾经一同赴沪的青年演员早已是顶梁柱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告诉记者,如今《哗变》舞台上,第二代演员比当年第一代年龄还要大,“此番来沪,是两代演员在同一个剧目中的历史对话”。

昨日,经典话剧《哗变》亮相上音歌剧院,这是北京人艺驻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第二场剧目。而这距离2006年第二代演员接手复排版《哗变》,已有18年。这场改编自普利策奖获奖小说的外国戏,这场全男班的“和尚戏”,没有复杂的舞台调度,全凭“话剧姓话”的语言功夫再次俘获人心。

### 了一个心愿:北京人艺“五虎”齐聚

大幕拉开,军事法庭的灯光次第亮起,两个半小时内,一场美国海军舰艇的“哗变”,一次军事审判的“哗变”,探讨着战争这一复杂议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北京人艺推出多场西方大戏,这部《哗变》也在其中。1988年,《哗变》经英若诚翻译,由导演过该剧的美国演员查尔顿·赫斯顿来华执导,朱旭、任宝贤、修宗迪、李光复等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出演。2006年,该剧复排并由第二代演员接棒。冯远征说:“《哗变》是北京人艺外国戏的保留剧目,这部戏走到今天,是因为它够经典。不光是我们这一代,很快会有第三代演员把它传承下去。”

从《哗变》诞生之日起,业界便认为这是一部彰显“话剧姓话”本色的教科书。简单的舞台调度,清一色的男角与军装,相对固定的舞台位置,“倒插笔”的叙事方式,全靠语言彰显人物与戏剧的内涵。舞台中央一把审判椅,无论是担任海军要职的上校还是粗犷的三等兵,坐上去就“说话”,不断经受法律的“审判”。场上只有法庭,但要让观众从法庭的戏里感受法庭之外,这极其考验演员的台词功夫,也是这台话剧的魅力之一。“主演王刚说。

作为场上唯一可以不断走动的角色,律师与检察官的位移不断激发舞台中的新张力。直率而鲁莽的军舰执行官玛瑞克坐上审判椅后并不自信,频频望向自己的律师格利沃,而负责盘问的检察官查理故意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,呈现军事法庭间的博弈,这是饰演检察官的王刚与饰演军舰执行官的王雷碰撞出来的“小设计”。在这个以静置为主导的舞台上,每一处位移以及演员的动作处理,皆是对话剧逻辑的补充。

北京人艺85班的冯远征、吴刚、王刚于

2006年率先加入《哗变》,而后丁志诚、高冬平跟三位同窗相聚此剧,便有了北京人艺“五虎”齐聚《哗变》的美谈。冯远征告诉记者,“很多剧院的人说,这是一个根儿长起来了”。这次也是一个心愿,36年前来上海,我们班都是人艺的青年演员,演一些小角色,跑一些龙套,如今再来,真是非常感慨。”

### “上海的观众懂戏,我们演得更起劲儿”

青年演员的成长在被戏迷不断见证,戏中的执行官玛瑞克与律师格利沃常坐在被告席后,这个“木质小桌”,青年演员王雷与吴刚坐了18年。王雷23岁初入北京人艺,便加入了2006版《哗变》,他告诉记者:“这个角色比23岁的我成熟得多,我一直在台上看着哥哥们表演,在排练厅看前辈们创作,这对我就是特别好的学习与打磨。我演了18年,很多观众也看了18年,相信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进步。”

北京人艺驻演上海的“头炮”《茶馆》刚结束,演员高冬平感叹“上海的观众懂戏,

虽然是京味戏,但很多北京观众没反应的地方,上海观众给出了反馈”。《茶馆》第一幕,刘麻子卖康顺子骗了庞太监200两银子,“庞太监一句‘一个乡下丫头,要二百两银子?’上海观众的反应很强烈,这让我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得很过瘾。”

上海观众与戏剧同频共振,并不是偶然。2012年,北京人艺携五台原创剧目《知己》《原野》《窝头会馆》《我爱桃花》《关系》来沪,王雷在《知己》中饰演纳兰性德,当他在台上诵读起顾贞观所作的《金缕曲》时,平时不太有掌声的地方,他发觉上海大剧院的观众“起掌了”。“当时不觉一晃范儿,差点忘了下面是什么词。”王雷说,“那时我就觉得上海的观众在跟演员共同呼吸,共同完成一场演出。”

1988年至今,北京人艺来沪三次,演员丁志诚也来了三次,“年轻来过,中年来过,现在老年又来了”。多位演员在采访时表示,2024年上海的观众席里也许坐着看过1988年演出的观众。如今,年轻的演员与观众们正在准备接棒,在上海的见证下,那些“压箱底儿的戏”正在代际传承中继续前行。



北京人艺话剧《哗变》改编自普利策奖获奖小说,全男班的“和尚戏”,没有复杂的舞台调度,全凭“话剧姓话”的语言功夫再次俘获人心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Advertisement for the 23r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, featuring various art works and performances. Includes text like 'Rising Artist's Works', '视觉艺术板块', '舞台艺术板块', and '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'.